

文武

规者，所以法圆，裁局则乖；矩者，所以象方，制镜必背。轮者，所以辗地，入水则溺；舟者，所以涉川，施陆必蹶。何者？方圆殊形，舟车异用也。虽形殊而用异，而适用则均。盛暑炎蒸，必藉凉风；寒交冰结，必处温室。夏不御毯，非憎恶之，炎有余也；冬不卧箪，非怨讎之，凉自足也。不以春日迟迟而毁羔裘、秋露洒叶而剔笋席，白羽相望，霜刃竞接，则文不及武；干戈既韬，礼乐聿修，则武不及文。不可以九畿慑然而弃武，四郊多垒而摈文，士用各有时，未可偏无也。五行殊性，俱为人用，文武异材，为国大益。

犹救火者，或提盆榼，或执瓶盂，其器方圆，形体虽返，名质相乖，至于盛水灭火，功亦齐焉。缴者身仰，钓者身俯，俯仰别状，取利同焉。织者渐进，耕者渐退，进退异势，成务等焉。

墨子救宋，重趺而行；干木在魏，身不下堂。行止异迹，存国一焉。文以赞治，武以凌敌，趋舍殊律，为绩平焉。秦之季叶，土崩瓦解，汉祖躬提三尺之剑，为黔首请命，跋涉山川，蒙犯矢石，出百死以续一生，而争天下之利，奋武厉诚，以决一旦之命。当斯之时，冠章甫，衣缝掖，未若戴金胄而擐犀甲也。嬴项既灭，海内大定，以武创业，以文止戈，征邹、鲁诸生，而制礼仪，修三代之乐，朝万国于咸阳。当此之时，修文者荣显，习武者惭忸，一世之间而文武递为雄雌。以此言之，治乱异时，随务引才也。

今代之人，为武者则非文，为文者则嗤武，各执其所长而相是非，犹以宫笑角，以白非黑，非适才之情、得实之论也。

和性

夫欧冶铸剑，太刚则折，太柔则卷。欲剑无折，必加其锡；欲剑无卷，必加其金。何者？金性质刚而锡性质柔，刚柔均平，则为善矣。良工涂漆，漆缓则难晞，急则弗牢，均则缓急，使之调和，则为美也。人之含性，有似于兹；刚则伤于严猛，柔则失于软懦，缓者悔于后机，急者败于悞促。故能剑器兼善，而性气淳和也者。昔徐偃王软而国灭，齐商公懦而身亡，此性太柔之失也。晋阳处父以纯刚致害，郑子阳以严猛致毙，此性太刚之过也。楚子西宽而招败，邾庄公悞而自祸，此性褊急之灾也。西门豹性急，佩违皮以自缓；董安于性缓，带丝弦以自急。彼各能以一物之所长，攻其所短也。故阴阳调，天地合也。刚柔均，人之和也。阴阳不和，则水旱失节；刚柔不均，则强懦乖政。水旱失节，则岁败；强弱乖政，则身亡。是以智者宽而栗，严而温，柔而毅，猛而仁。刚而济其柔，柔而抑其强；强弱相参，缓急相弼。以斯善性，未闻违物而有悔吝者也。

兵术

太古淳朴，民心无欲。世薄时浇，则争起而战萌生焉。神农氏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其后蚩尤强暴，好习攻战，销金为刃，割革为甲，而兵遂兴矣。黄帝战于涿鹿，颛顼争于不周，尧战丹水，舜征有苗，夏讨有扈，殷攻葛伯，周伐崇侯。

夫兵者，凶器，财用之蠹，而民之残也。五帝三王弗能弭者，所以禁暴而讨乱，非欲耗财以害民也。然众聚则财散，锋接则民残，势之所然也。故兵贵伐谋，不重交刃。百战百胜，非用兵之善也。善用兵者，不战而胜，善之善也。王者之兵，修正道而服人；霸者之兵，奇譎变而取胜。

夫将者，国之安危，民之性命，不可不重。故诏之于庙堂，授之以斧钺。受命既已，则设明衣，凿凶门。临军之日，则忘其亲；援枹之时，则忘其身。用能无天于上，无地于下，无敌于前，无君于后。以全国为重，以智谋为先。故将者，必明天时、辨地势、练人谋。明天时者，察七纬之情，洞五行之趣，听八风之动，鉴五云之候。辨地势者，识七舍之形，列九地之势；练人谋者，抱五德之美，握二柄之要。五德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；二柄者，赏罚也。智以能谋，信以约束，仁以爱人，勇以陵敌，严以镇众；赏以劝功，罚以惩过。故智者，变通之源，运奇之府也。兵者，诡道而行，以其制胜也。是以，万弩上彀，孙臆之奇；千牛俱奔，田单之策；囊土壅水，韩信之权；曳柴扬尘，栳枝之譎；舒军豕突，尹子之术；云梯烟浮，鲁生之巧。用奇出于不意，少可以挫多，弱可以折强。况夫以众击寡，以明攻昧。

兵形象水：水之行，避高而就下；兵之势，避实而击虚，避强而攻弱，避治而取乱，避锐而击衰。故水因地而制形，兵因敌而制胜，则兵无成势，水无定形。观形而运奇，随势而应变，反经以为巧，无形以成妙。故风雨有形，则可以帷幕捍；寒暑无形，不可以关钥遏也。是以，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，如畏雷电，击无常处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，如寻囊中，不见其际。视吾之谋，无畏敌坚；视吾之坚，无畏敌谋。以此言之，不可不知也。夫将者，以谋为本，以仁为源。谋以制敌，仁以得人。故谋能制敌者，将也；力能胜敌者，卒也。将以权决为本，卒以齐力为先。是以，列宿满天，而明不及朧月者，形不一、光不同也。虎兕多力，而受制于人者，心不一、力不齐也。万人离心，不如百人同力；千人递战，不如十人俱至。今求同心之众，必死之士，在于仁恩洽而赏罚明。胥靡者，临危而不惧，履冰而不栗，以其将刑而不忧生也。今士抢白刃而不顾死，赴水火而如归，非轻死而乐伤，仁恩驱之也。将得众心，必与同患：暑不张盖，寒不御裘，所以均寒暑也；隘险不乘，丘陵必下，所以齐劳逸也；军食熟然后敢食，军井通而后敢饮，所以同饥渴也；三军合战，必立矢石之下，所以共安危也。故箠醪注流，军士通醉；温辞一洒，师人挟纩。苟

得众心，则人竞趋死。以此众战，犹转石下山，决水赴壑，孰能当之矣。

阅武

《司马法》曰：“国虽大，好战则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”亟战则民雕，不习则民怠。雕非保全之术，怠非拟寇之方。故兵不妄动，而习武不辍，所以养民命而修戎备也。

孔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《易》曰：“君子以修戎器，戒不虞。”是以春搜、夏苗、秋猕、冬狩，皆于农隙，以讲武事。三年而治兵，习战敌也。出曰治兵，治其事也；入曰振旅，言整众也。还归而饮至，告于庙。所以昭文章，明贵贱，顺少长，辨等列，习威仪。

夫三军浩漫，则立表号。言不相闻，故为鼓铙以通其耳；视不相见，故制旌麾以宣其目。若民不习战，则耳不闻鼓铙之音，目不察旌麾之号，进退不应令，疏数不成行。故士未战而震栗，马未驰而沫汗，非其人怯而马弱，不习之所致也。

吴王宫人，教之战阵，约之法令，回还进退，尽中规矩，虽蹈水火而不顾者，非其性勇而气刚，教习之所成也。镞[金邪]不为巧者锐，不为拙者钝，然而巧以生胜，拙而必负者，习与不习也。阖闾习武，试其民于五湖，剑刃加肩，流血不止。勾践习战，试其民于寝宫，民争入水火，死者千余，遽击金而退之。岂其恶生而贪死，赏罚明而教习至也。

是以逢蒙善射，不能用不调之弓；造父善御，不能策不服之马；般、倕善斫，不能运不利之斤；孙、吴善射，不能战不习之卒。貔貅戾兽，而黄帝教之战；鹰鹞鸷鸟，而罗氏教之击。夫鸟兽无知之性，犹随人指授而能战击者，教习之功也。奚况国之士民而不习武乎？故射御惯习，至于驰猎，则能擒获，教习之所致也。若弗先习，覆逸是惧，奚据望获？今以练卒与不练卒争锋，若胡、越争游，不竞明矣。是以，先王因于闲鄴，大阅简众，缮修戎器，为国豫备也。